

边城的早晨

■李慧星

上世纪70年代读中学时，就读了沈从文的小说《边城》。从那时开始便为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所吸引。那里有竹簧叠翠的山、蓝天染绿的溪、白云缠绕的塔；有奇异的吊脚楼、拽行的摆渡船、鸡鸣三省的城界；更有老人、女孩和黄狗独户居住 的袅袅炊烟。边城远离尘嚣，和平安详，如世外之境。这种境界，我们只能在小说中读到，只能在想象中感受，也只能在魂牵梦绕中向往。

这次借看望在湘西花垣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之机，顺道圆了我40年的边城之梦。

我们一行赶到边城时已是傍晚，整座山城沉浸在落日的余晖和缥缈的炊烟中。热情的苗家小哥特地安排了临江靠窗户的席座，透过窗户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山黛如染，若隐若现；江上的渔火点点，扑朔迷离；江边吊脚楼的红灯笼，随风摇曳，忽明忽暗，给边城的夜晚增添了些许神秘异样的气氛。我们一行人把酒临窗，任由江风轻拂。喝着湘西苗家自酿的米酒，大块朵颐着湘西土腊肉、角角鱼、粑粑菜。朋友为助酒兴，花10块钱请了一个小哥用吉他伴唱改编的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：“心上人，我在湘西边城等你，有人说，你嫁到了重庆。我知道，那一定不是你”。随着小哥那撕心裂肺、如泣如诉的歌声，不知不觉月上柳梢头，人都微醺了。一桌丰盛的菜肴，两坛土酒，早已风卷残云般扫进了各人的肚里。

回到客栈，不知是酒喝多了，还是第一次来到边城，我兴奋过度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。顺手翻开店家提供的《边城》一书。“由四川过湖南去，靠东有一条官路。

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‘茶峒’的小山城时，有一小溪，溪边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。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，一个女孩子，一只黄狗。”

当我把《边城》再次读完时，就听到湘地这边“茶峒镇”的鸡鸣，不一会儿，渝东南“洪安镇”、黔西北“迓驾镇”的雄鸡就相继奏响了古镇的晨间序曲。之后，三省的鹧鸪、杜鹃、布谷、画眉、喜鹊都参加了大合唱。这可真是“一脚踏三地，鸡鸣闻三省”的风水宝地呀！

天已经蒙蒙亮了，不如趁早去重庆那边看看。

我信步沿着沈从文先生描述的小道，一边走一边欣赏小溪的风景。“小溪流下去，绕山岨流，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。”“小溪宽约二十丈，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。若潮流而上，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。深潭为白日照映照，河底小小白石子，有花纹的玛瑙石子，全看得明明白白。水中游鱼来去，全如浮在空气里。”

不知不觉跨上了清水河大桥，桥的中央便是重庆和湖南的分界线。重庆方在桥头建立了一个牌坊，横梁上书“渝东南第一门”字样。过桥左侧立有一石碑，由当时所属的四川省所立。石碑前书“东南门户”几个大字，并配“车行万里今登天府，足下咫尺先入秀山”的对联。后书“渝湘黔边城”字样。

洪安老街为石级梯街，长千余米。沿街两旁房屋青砖黛瓦，庭院深深。每户均有高大结实的封火筒子，其造型独特，高过房顶数米，防火性能极佳，无论其中的哪一座房屋不慎失火，火势都不会向两旁继续延伸，充分体现了洪安先民聪明机智的防火能力。古镇依山傍水，绿树成荫，河水碧波荡漾，风景如画，地势时缓时急，别有一番韵味。1949

沅湖山传奇

■谭秉朝

沅湖山，又名沅湖岭，坐落于祁东县西面的步云桥镇，系四明山山脉。因山顶云雾缭绕、渺渺茫茫，故名沅雾山，后来演变为沅湖山。沅湖山海拔607米，钟灵毓秀，巍然屹立，孤峰挺拔，独出云表。虽然海拔不是很高，她却印证了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那句话。古往今来，沅湖山声名远播，曾经香客云集，钟声悠扬。它见证了人间的万事万物，也历经了世间沧桑。

沅湖山体形巨大，北面突兀而起，刀砍斧削；南坡地势较缓，依次递升，形似皇宫里的龙椅，大有唯我为大、君临天下之势。无论晴天阴天或是春夏秋冬，有时可望而不可及，有时云遮雾盖，无不给人一种神奇和雄浑。

沅湖山不高，却常常云腾雾漫，不失为神仙居所。沅湖山的云和雾，没有庐山云雾那样汹涌激荡、桀骜不驯，更多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温柔、典雅、含蓄、羞涩，犹如腼腆的少女，把一缕素纱轻轻揉弄，欲断却连，若即若离，似聚却渺。这种雾若薄纱、若炊烟、若流云，柔姿曼舞般地缠绕在山巅，经久不散，别有一番情趣。特别是碰上快下雨的天气，沅湖山更是云缠雾绕，“船迷津渡，雾失楼台”。以前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常说：“沅湖山起云，田心町雨淋”。沅湖山的云雾很早就给老百姓作了天气预报。更为奇特的是，一年当中沅湖山总会有那么一两次紫色的雾出现。据说慧根浅的人一般很难看到，这或许是沅湖山云雾的神奇和魅力所在

秋色这边独好

■彭 羚

八月的天空，弥漫着收获的气息。漫步田野，忽然看到村里李大伯在不远处一片辣椒田里正忙着采摘辣椒，那一个个长在枝头上的红彤彤辣椒像在风中念着诗，像在看风景，又像是在左顾右盼、东张西望。

于是，我走过去问道：“李大伯，今年辣椒收成好吗？”“今年种的15亩辣椒地丰收，种的辣椒辣味浓、质量好、‘颜值’还高，价格也高。”李大伯一边采摘一边开心地回答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李大伯5年前因

一场大病，花光家中积蓄后还欠下了5万元的债务。这样，就使原本平静的生活因疾病陷入困顿，李大伯家被村里列为贫困建卡户。

李大伯说他病好后，当时生活很困难，但怎样才能把欠的债还上？他心里每天都像压了块大石头。在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，他将自家2亩田的周边13亩田租下连成一片，通过向银行贷款资金5万元，对田壩的喷灌、滴灌节水设施进行改造后，全部种植辣椒。经过自己的努力，不但还清了所有的欠债，而且还结余了2万多元，当年就摘掉头上的贫困帽子。

年10月，刘邓大军挥师向大西南挺进，就是从这里入川的。当时的“二野司令部”就设在洪安老街上的一座四合院内。只可惜我当天去得太早，无法进去参观，也算是这次边城之行的一个遗憾吧！

循着古街道下行至清水河边。只见一条船上站满了人，艄公不划桨，不撑篙，用手拉着一根过江铁索，向我这边飘过来。这不就是沈先生在《边城》书中描写的“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，限于财力不能搭桥，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。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，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，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。渡船头竖了一根小小竹竿，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。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废缆，有人过渡时，把铁环挂在废缆上，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，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。”对！拉拉渡，也叫索拉渡。今天的拉拉渡已将废缆换成了一条钢丝绳，方头船改成了现代船型，也就没有当年沈从文先生所描述铁环挂在废缆上的情景了。

看到这，我突然想起清代名人章恺曾的诗来，“蜀道有近时，春风几处分；吹来黔地雨，卷入楚天云。”此诗描绘了“一脚踏三省”的地利之优。一路上我们自嘲地说，谁要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点什么奇闻异事，不出一个早上就会随着江水传遍三个省份。

船拉过江来，朋友一定要去翠翠岛，看翠翠的塑像。导游介绍，翠翠岛就像一条古老的渡船静静地停泊在清水江中，翠翠一直站在船尾，等待着心上人归来。

这个塑像是大画家黄永玉，依据著名湘西美女歌唱家的原型塑造，高9米。翠翠绰约的身影与云的倒影一起荡漾，给人以丰富的想象。有人说：这塑像太漂亮，现代气息太浓，与沈从文先生《边城》里描写的翠翠相差太远。

我沉思：我们每个人读《边城》都会有一个心中的翠翠的形象，或挺拔玉立，或柔弱多情，或环肥燕瘦。黄永玉老先生是湘西人，他懂《边城》，在他心中翠翠就是这个现代湘西美女的样子！我们又何必一定要用自己心中的翠翠，去限定人家心中的翠翠？多一点想象，每个人心中的翠翠会更美！

吧。

沅湖山原本只有山，没有湖。1958年，祁东县组织人力物力，在山脚下兴修了杨家台水库，集雨面积达97平方公里，库容水量达2080万立方米。于是，沅湖山便与杨家台水库这座人工湖成了神仙眷侣。从此，山水相依相偎，山环水抱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湖光山色相映成趣，美不胜收。无论你来这里坐船戏水，还是登山揽胜，定会让你心情开朗，思绪飞扬。伟岸的山，柔情的水，在这里共汲日月之精华，纳天地之灵气，给周围30万人民生活带来了福祉。这片山水真幸运，近年来，祁东县打造提升这片山水的宏图大计不断推进，省级沅湖山湿地公园诞生了。专门的管理开发机构——沅湖山湿地公园管理处必将任重而道远。

道法自然，天遂人愿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完全可以预期，不需太多时日，祁东人凭借丰厚的历史文化和优美的资源禀赋，必定将沅湖山打造成祁东一张靓丽的文化、生态、旅游名片。

看着那采摘的几麻袋红辣椒，李大伯露出了自信的笑容，他说：“今年一亩田能产近500斤红辣椒，按照市场行情，一斤辣椒能卖10元，15亩地收入7.5万元。秋收后，15亩地再种一些其他蔬菜，再加政府补助，今年累计收入10万元不成问题。年底准备将房子翻新一下，明年再买一台车，全家也能向小康生活奋进了，在乡村振兴中我家再不会拖村里的后腿了。”

看着李大伯享受自己劳动所带来的成果，我深深感受到什么是丰收？口袋鼓起来就是丰收。李大伯腰包“丰收”，精神生活也“丰收”了。

硕果丰收，田野千里秀。看着丰收景象、听着丰收心声，话着丰收愿景，此时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，望着乡村秋色中无不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，真可谓是这边独好！

城里的花生米

（微小说）

■熊 燕

柱子非常好面子，自从半年前从乡下到城里打工，每次给亲友打电话都说自己过得如何如何好。

转眼，柱子生日到了，几个好友风尘仆仆从乡下来到柱子打工的工地给柱子过生日。

好友到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，几个人饥肠辘辘，柱子揣着刚发的工资豪气地带大家去工地附近一家豪华大酒店吃饭。

服务员看到柱子带着几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雄纠纠、气昂昂地走进来，非常热情地上前打招呼，恭恭敬敬地给他们推销菜品和酒水。

柱子边听服务员介绍边低头看菜单，看到菜单上面的“体格”，脸色渐渐变得不自然。

其中一个好友见了，好奇地拿起另一本菜单看，看后又默默地将菜单传给下一个。

大家轮流将菜单看完后，面面相觑，气氛凝重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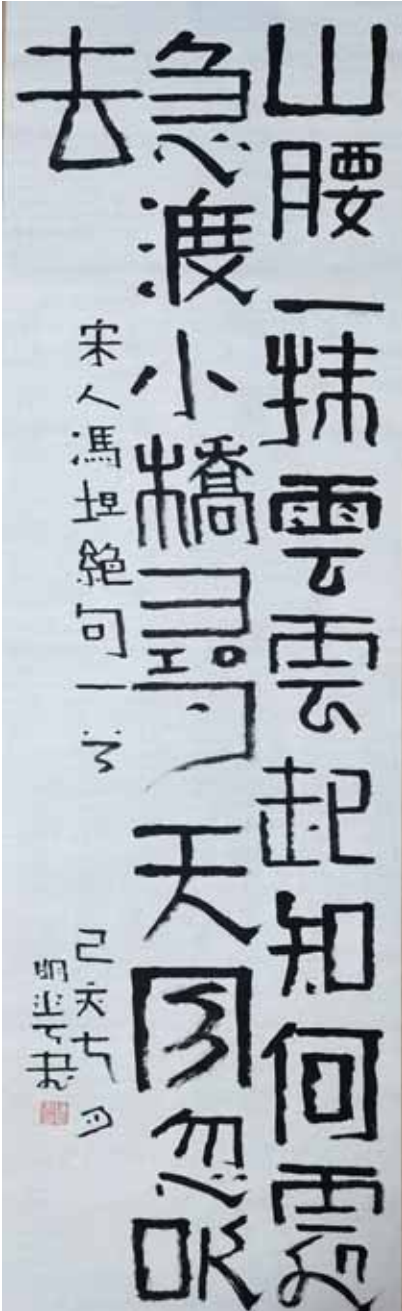
良久，其中一人问服务员：“有面条吗？”

服务员一愣，瞬间反应过来，说：“有”。“来六碗面条。”那人又说。

柱子如释重负，马上豪气地说：“来大份的。”

面条上来后，服务员递上一碟花生米，轻声说：“免费的。”

大家拿起筷子，每人夹起一粒花生米放嘴中慢慢咀嚼，赞叹说：“城里的花生米，挺好吃的。”



■陈明华 书